

中学生视野

bingliangde 冰凉的 kushu 酷暑

作者 李如茵

酷暑

 中国电影出版社

bingliangde 冰凉的 kushu 酷暑

作者 李如茵

酷暑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冰凉的酷暑/李如茵著. 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01. 9
(中学生视野)

ISBN 7-106-01761-2

I. 冰… II. 李… 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3437 号

冰凉的酷暑

李如茵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13

电话: 64299917(总编室) 64216278(发行部)

E-mail: 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张/9 插页/2 字数/200 千字

印 数 1—3000 册

书 号 ISBN 7-106-01761-2/I·0301

定 价 16.80 元

代序

孙 仪

初读《冰凉的酷暑》，只是因为作者是我的同学，作品与我的生活有些许关联。所以，尽管我自认为不是一个文学爱好者，却依然给予它异乎寻常的关注。也许你并不会和我一样的动机，但看过文章之后，你会和我有同样的发现。

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故事，一个自信、率真、有点“自命不凡”的北京女孩，来往于凤凰城和北京两个不同的世界，只为了同样一个目的：高考。在北京的她有些张扬与轻狂，因为那里有她的家和她的朋友，亲切而自由；凤凰城的她有些脆弱并且敏感，因为那里与她有点陌生，格格不入。最终，她坚持了下来，在一双双或好奇或怀疑的目光中证明了自己，此时的她是坚强的、快乐的、依然“自命不凡”。

我已经说过自己不是什么文学爱好者，所以不能从技术甚至技巧的角度加以评论。我只能说《冰凉的酷暑》读起来有点像日记，只是一些平日的所见所闻，说不上平铺直叙，也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大起大落。因为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的不同，它们在作者眼中被审视、被怀疑，这大概也就是作品的可贵之处：因为常处在一种环境中，人只学会了习惯，而停止审视和思考。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地域人们的误解、环境的落差、心理上的不平衡。同时，它们又因处于高考的大背景下而显得更值得我们思考：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，像这样

一个孩子，他的个性是否能被发挥而不是被压抑呢？她是幸运的，而更多的人呢？

在阅读过程中，你也许会气愤于作者的口气，一种“傲”得很自然的口气，这也是我为什么用“自命不凡”这个词的原因——但这其中并不包含任何褒贬的色彩：因为这是由文化背景所带来的偏见，也许在美国那很正常，这与中国文化中由来已久的内敛有关。我并不是说作者生活在西化的环境里，但不可否认作者有一个开明的家庭环境。当然，作者的缺点也是明显的，至少在我看来，她对北京的个别同学的了解有局限性，所以评述也稍显片面。

其实我很怕写这样一篇《序》，因为这往往关系到一个书架前的徘徊者是否继续看下去，甚至把它买回家，而我又不是一个会蛊惑人心的人，同时我深知作者几经波折的发表过程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作者走过了这样一条路，并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了下来，她对自己有了交待，我想这对于她来说足够了！剩下的事是商业上的运作，与生活无关。

12/14/03

(一)

街很忙碌，人们也在认真地走着，千年的文化古城使这里的人们有着坦然而踏实的气质。但在此时，他们决不会知道有一位北京中学生正好奇地看着他们和这座城市。

夏日凤凰城的傍晚，天色已经暗淡，太阳也没有了鲜明的光彩。卖菜的平板车和夜市的小摊，使宽阔马路变得很窄。拥挤并且满面灰土的汽车慢慢地爬行在道路中间。自行车却像子弹一样地快，绕在杂乱的障碍之中，穿梭。车在路口的习惯是不减速的。若是路口堵成一锅粥，汽车就只能挤在一起观望，车笛长鸣。天有些灰，几只鸟儿扑扑楞楞地在天上飞过，跌撞着，不知方向。

我进教室时还很早，远没到上晚自习的时间。屋里没有电，光线很暗。教室中间有几位男同学在忙碌着，擦桌子、收拾乒乓球拍。我见到球拍很兴奋，天下球迷是一家。我走上前，想跟他们打个招呼。先说孔令辉、阎森呢？还是佩尔森、老瓦？可他们连看都没看我一眼，只顾自己忙碌着，从我身边，边商量边走开了。

我还侧开身给他们让了路。

电要等上课时才来，屋里黑黑的，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听歌。

平房的教室，古老并且踏实。教室里的桌子是黑色的，两人共用。没有椅子，只有每桌一条十几公分宽的窄条板凳，面儿上也漆着黑色。由于教室里人多，前后桌之间只有一尺

左右仅限于转身的空隙,决不像在北京,一个人可以躺在宽背的椅子上睡觉。

这里的座位也很有意思,男生和男生一桌,女生和女生一桌,男女生的座位相互叉开,像一块规矩的格子布。

调座位的时候,我认识了这里的第一位同学——蔚岚,她是一位语音甜美并且有着美丽眼睛的姑娘。我们在纸上写了自己的名字,算作认识了。

周围同学的铅笔盒多数都是铁的,单层的,看不见图案,因为那上面都是铁锈。他们的文具也很简单,当然没有派克,没有米奇,只是随意地放着几支极普通的笔,简易的形状,谁也叫不出牌子。这里的农村学生很多,也许,我会在这里认识他们中的很多人,感受到更多新的东西。

教室里很安静,静得我都有些痛苦。大家都在做题,低着头,屏着呼吸,奋笔疾书。就我一个,伸长脖子,四处乱看,还是没看到谁在玩或者说话。这可是开学第一天!他们竟然有那么多题可做!而且这么专心致志。

8月的教室,即便在晚上,也很热。窗户都开着,大大小小的昆虫五彩缤纷跌跌撞撞地出入,像路上不知方向的鸟儿。有的时候,会有一只很大的绿色的蚂蚱或者别的什么虫子,慢慢地,轻轻地,爬到我的腿上或者桌子上,专心地玩耍。

我来这所学校借读是为了好好学习,打败高考的,这个我都觉得很新鲜的目的让我对崭新的环境充满了好奇与期盼。这是我在这座城市的第一天,新鲜与紧张的心情交织着,融合着,像天边消逝着各种颜色的晚霞。就是在这一天里,这个新环境给了我一个又一个下马威。

第一节物理课的时候,老师叫我回答了一个问题。这是

我在这里回答的第一个问题，老师拿着名单念出“怨茵”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挺是精神了一下。我需要说出一道大题的最后一步该如何叙述。

我本来是想张嘴就说“ F_2 等于 6 牛，所以， F_3 等于 6 牛”的，刚说了一半又停了，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呢？噢！猛地想起来了！我笑了一下，脚腕在地上一转：啊，对不对！根据牛顿第三定律，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， F_3 等于 F_2 等于 6 牛。我抬起胳膊揉揉眼睛，傻乎乎地又笑了一下，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忘了，要是在北京，老师一定又会说我马大哈的。

老师说我答对了时，我就自然地放下手里的卷子坐下了，这时我听到身后有点细碎的议论声，前面的同学还回头看我一眼。

蔚岚也忽然扭过来，用一种惊异并且稍带鄙夷的眼神盯着我：“你怎么没等老师说就自己坐下了？”

不过上历史课的时候可就没这么容易了。

下课的时候，历史老师站在讲台上对我竟然没有历史课本表示了发现和关注。

他在讲台上来回走了一圈，问：“我怎么看着有些同学没有带课本呢？那个女同学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我知道他是在说我，我说：“还没发给我书呢。”

他站住，问：“别人都有，怎么就没发你一个呢？”

我说：“书来得还不齐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书来得不齐！”我把声音提高了一点。

“不齐？”

班里忽然没了下课的气氛，一切都安静，静得让我觉得耻辱。为什么……我想站起来质问，但我又劝劝自己，他们只是

关心你。

老师看了看我，用很奇怪的“笑容”结束了我们的对话。

下课了。蔚岚立刻转过来，很严肃地对我说：“我们这儿的学生没有像你这样跟老师说话的。”

嗯？你们这儿怎么和老师说话？

“反正不像你这样不站起来就跟老师说话，而且这种态度。”

我心里很复杂地激荡了一分钟，不过什么都没激荡出来，就立刻忘了它们，站起来走出去看远处了。

这是座很大的校园，这种大与她的古老有关。校园里的树肆无忌惮地长着，很繁茂的样子，到处是各种明亮的绿色和它们染出遍地的清新。房子们藏在里面，若隐若现。我们教室所在的几排平房是由南而北依次坐落的，建筑古旧而整齐有序。教室前面新建的初中教学楼已经投入使用，后面的高中教学楼和旁边的图书馆刚刚竣工。楼都很漂亮，尤其是最新的两栋，大器而庄重，让人看着就觉得自己壮志得酬了一般。

下午我到校的时候，还差五分钟上课。我在教室门口遇到了刚刚巡查完毕的班主任。

“你怎么迟到了？”老师问我，声音很低。他逆光而立，我看不清他脸上的颜色。

我看了一下手表：“老师，还有五分钟呢！”我笑笑。

“我们这儿要求提前十分钟到校。这次就不罚你站了，下回注意早来。”他一点也没笑，“去吧。”他皱了一下眉，有些不耐烦地挥挥手。

我没有在意，跑跑跳跳地进屋了。

化学课过后，我像以往在北京时一样拿了一张纸跑上讲台，递给老师说：“老师您帮我算道题！”

那张纸上写着我的疑难。

谁知道化学老师根本没理我那套，她先镇定地由上而下又由下而上打量了我一遍，再慢慢地伸出手把那张纸接过去接着又看了我一眼。

下午的最后一节自习课，没有什么作业可做，我就想问一下蔚岚这个事，问问她老师到底是怎么个态度，没想到蔚岚刚回答了一个“你呀……”班主任就“砰”的一声推门进来了。

他一直走过来，敲敲蔚岚的桌子：“你怎么回事！上课说话！”

蔚岚站起来，什么也没说，眼泪一滴一滴地落下来。

我回家对妈妈说起这几件事。妈妈曾做过十多年中学教师。妈妈说，在这里是讲师道尊严的，她说我不能像在北京一样随便和老师一起玩儿，甚至在一起开玩笑。妈妈还说我，既然在北京是一个老师喜欢的学生，为什么到了这里要当刺儿头呢？

一天很快地过去了。尽管新的环境让我有些稀里糊涂的，但我对他们的兴趣依然很浓。

半节晚自习也很快过去了，我心潮澎湃地一边翻小说一边回忆我这第一天的简单经历。这时蔚岚正低着头，做一本数学练习册。我趴在桌上捅捅她，“这个班里谁学习最好呀？”

她伸头向窗外张望了一下，再扭过头：“就是，你们那排最前边儿那个，崖儿——王慕崖；还有你右边的那个涉远；你左边儿的叫滔滔；那边，那个，穿白衣服的，若心；都，学习挺好的。”

我很认真地记住了这四个人，好学生们碰到一起了，下一步该有故事了。

这时候我想起了我高一时的同学北北。在有些方面，我

自认为他不如我强。比如他不像我学过口琴竖笛提琴钢琴，他也不像我喜欢素描篆刻集邮汽车，还不像我参加过从学校到中央电视台到天安门的社会活动。他只会做题。他是我们班总分第一，我考过总分第五、第四、第三、第二，却没考过第一，就是因为他的总分永远是第一。

有些例子我还可以举很多很多，比如北北计算机等等副科学得很差，比如他不喜欢为别的同学讲题，等等，等等，可到了高考，他还是可以上清华，没什么可说的。

当然我不是想讽刺或贬低他什么，我承认他学到如此水平付出的确比我多，他和他们这一类同学的吃苦耐劳坚忍不拔，他们对现行教育制度的适应能力、恒心、耐力，都是我敬佩的。

我在北京时所在的学校是一所区重点，按照在年级里的名次，我上一所不错的大学是不成问题的，但我喜欢北大和清华，我喜欢剑桥。作为大学教授的女儿，博导的女儿，我的路是很清晰的：读书，考研，留学，做一辈子学问。当然我们这一类人都注定要是这样，我毫无怨言并且乐于学习新的知识。

想到这些我有点灰心了，我承认很多的业余爱好让我的生活充实而欢愉，并给我带来了大量的荣誉，这种生活也正是我所追求的。我也承认它们拓宽了我的思路，充实了我的知识结构，敏锐了我的思维，丰富了我的联想，我更承认它们让我充满自信，并能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起到帮助和促进作用。那么我暂时把它称为少部分的现实和大部分的长远的好处，但它们在现在的应试教育体制下，并给不了我太多帮助，反而会耽误我的学习时间。

我深知现在的教育体制，我深知它的特点和弱点。因为我是学生，没有人比学生更了解教育体制的本质。所以，我需

要聪明一点，我必须明白不是我一个人或一些人的喜欢或不喜欢而能改变大局的。我同样深知该怎样做才能考上好大学，直达剑桥。

剑桥是我最大的梦想之地，甚至可以说它曾是激励我不断进步的唯一动力。也许由于满足于与双翅的不断伸展和高度的逐渐攀升，以往那些不知愁滋味的乐观和自负确实让我对自己的把握有些失控，剑桥的影子渐渐远了。这个我很清楚。

就在我拿着鲁迅先生的书浮想联翩的时候，班主任站在讲台上开了个班会。

我们的班主任姓柯，教语文。柯老师是一位很年轻的老师，当年从农村很不容易地考出来，刚来这所学校任教一年。我们是他带的第一批学生。这里的同学表面上叫他柯老师，私下里却管他叫小柯，又由于他是班主任，大家还叫他老班儿。

在这个班会里，班主任老师一个人在上面讲得津津有味，而班里同学却都在低着头忙他们的，只是讲到幽默一点的地方，班里同学就哄笑一下，以示精彩和正在洗耳恭听。

现在是高二。

凤凰城里刚开学的省重点学校。

八十个人的沉默的班级。

我只有适应，适应，并且等待。

下课铃终于响了，可班里的同学却是过了好一会儿才活跃起来。有些人围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看我。

教室里不是非常乱，没有追跑的人，大部分人仍在学习。

我正在和新结识的同学聊天，这时坐在我身后的秋秋忽然问一句：“你是不是想在这儿上学，最后回你们那边儿考

呀？那我劝你高三别来，我听他们往届的说，上了高三以后一天得发这么厚哩一沓卷子，做了就讲，然后再做。你——肯定受不了。”秋秋接着说，“我觉得你们录取的时候，还得降低分数，照顾大城市的人口密度，很不公平。你们那儿是不是上大学很容易呀？”

也不容易，我极力向他解释，考好大学也是很难的。现在是应试……

“那也比在这儿容易！你知道这儿高考怎么算分吗？算标准分，900分满分。你要是有几科考好了，往上提不了多少分，不过要是有一科考砸了，那你就全完了。”秋秋没理睬我苍白的辩解。

而蔚岚却在一边打圆场说：“我觉得你在这边上学，到那边考试，还是挺沾光的。”

就在这时，无意的抬头间，我遇到了一束目光。

那是一种很直的目光，直直地盯了我一下。只这一下，两个人都有点慌乱地立即躲开了。

我很警觉地搜寻那目光的源头。找到了，是王慕崖——全班第一，年级第四，年级女生第一。那是个白白的圆圆的姑娘，个头不高，声音细细的，很短的有些乱头发，亮并且桀骜的目光，目光里透着极其不俗的气质。

我立刻想到了邓亚萍，她们之间似乎有很多相似之处。

我不再和身边的人说话，转而看着王慕崖，她仿佛在我的世界里存在过。有一瞬间，我甚至想把我刚刚想过的很多东西告诉她。

第二节晚自习课，柯老师带了一位同学上讲台，说是要念检查。

天呢，念检查的原因竟然是……他，他上一节课吃方便面

了。我听得哭笑不得的，不过那位同学竟然真的认真地写了一份检查，还说什么“敬爱的老师”，什么“下次如果再犯这样的错误，我甘愿受处分”。

老师走了，班里恢复了原有的宁静。翻页声、书写声融着窗外的微光和窗内的灯光，伴着星空下无边的虫鸣，倒颇有些和谐。

放学后，很多同学主动来找我说话，我又忽然地兴奋起来。新班级给我的感觉是友好，还有无序——除了学习，其余的，大家都不在乎，傻傻的。谁知道是他们傻还是我傻呢。

晚上，回到姥姥家里。我躺在床上，听到外面我的父母，姥姥一家和舅舅一家正在讨论我的食宿问题。

他们在那里仔细地商量的时候，我正在屋里一行一行地流泪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想起了这一天的校园生活，想起了那座绿色的校园和那条灰色的马路，想起了压抑的自习课，当然也想起了北京的音乐厅，和宇儿一起回家时路边那间冰激凌店。

我们那么珍爱每一日共同生活的家，也会因为我的离开，染上些许黯淡。我可不是愿意脱离家庭的人。我是爸爸妈妈的宝贝，真的，他们从来离不开我，我也从来离不开他们。

看来我只能好好读书，考北大，或者清华。

第二天，我很早就去学校上早读。现在只是8月份，北京的同学想必还在游泳池或空调计算机室里度日，我却提前一个月在炎热的凤凰城开了学。

绿色的校园里，知了叫得很欢。

崖儿早读迟到了，据说这个班的规矩是，迟到了，罚站一节课，自觉罚站。这个早读还有几位同学迟到了，他们站着，

看起来就像绒草坪上的几棵歪斜的小杉树。

崖儿低着头把包甩在桌子上，歪歪地站在第一排，垂着头读书。可不知怎的，崖儿一罚站，班里同学明显地很高兴。

早读是要背课文的，英语老师要求我们把所有的课文都背下来，上课抽查。背不下来的，便要罚站一节课。

背书倒不是件难事。但是这样当着全班八十个人的面背诵的事，却是让我紧张了一阵。我提心吊胆地谨慎背诵，生怕漏了哪句话。可今天老师并没有叫到我，却叫到了蔚岚。

其实这次的课文蔚岚只有最后一句半没有背下来，这对于那好长一段文章是不算什么的。可背到最后一句的时候，蔚岚就是站在那儿，直直地站着，抬一下头小声说：“没背下来。”教英语的秦老师没说话，低下头摆弄录音机的线，又弯下腰用了好长时间插电源。周围的人立即小声地提示蔚岚，把书为她翻好。蔚岚没看，她等着老师直起身子，说：“没背下来。”

秦老师摇摇头：“那你，只能站着了。”

下了课，柯老师带了几位同学发新书，凤凰城地区的、省里的、北京的，或者没印产地的；大本的，小本的；还有卷子。一沓一沓一沓一沓。我一边看着一边小声地问蔚岚：“怎么这么多书呀，你们做得完吗？”

蔚岚摇着头说：“嗨！哪做得完呀！这还是少的，过一段儿，老师还得发好些练习卷子。那些都先在老师那儿放着，有的得等到考试的时候才做。”

啊！我点点头，随手拿起一套练习册翻开目录，只见扉页上写着：“根据国家教委‘为了丰富学生的课外活动，拓宽知识视野，开发智力，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指导学生掌握正

确的学习方法，社会各界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，各级教育部门，出版单位应积极编写和出版健康有益的课外读物’的精神……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可以向学生推荐，但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，不得强令学生购买……灵活使用，但不要加重学生的负担。”

蔚岚说：“咱们把书摆起来，就这样，都立起来，小本儿的放中间儿，大的横着放，放边儿上。我们的书都放在学校，不带回家，你以后也不用老背着书包。”

这时候上次期末考试的成绩单发下来了，大家争执着传阅了一遍，柯老师便把它张贴到教室前面的墙上。各位同学的成绩按照学号逐个排下来，单科成绩，班级名次，年级名次，地区名次，只恨纸短，不然恐怕连宇宙排名都要详细列出了。在排名表的旁边，我看到了新的课程表，周一至周日，课程从早到晚排得满满的，虽然每日里都只有六节课和一节早读，但剩下的就是与上课时间相当的自习，五个多小时的自习。我们每个月会有一天假，另外每周六放一晚上假，周日下午早两节课放学。仅此而已。

我所在的班级很幸运，新学期里新分配的老师差不多全是全校最出色的。虽然刚刚开学两天，老师还没有见全，但是这样的现状与师生阵容确是让我信心备增。

可是一周过后，我听过了所有老师的课，很多观点又改变了。让我奇怪的是：这里的学生很少配合老师做答，大家都安静地坐在座位上听讲。老师们也总是只顾自己讲课，除非班里有什么大疑义，他们一般不太理睬大家反应如何，也不给我们时间讨论。北京老师喜欢唠叨：注意！这部分没有听懂的同学，下课一定记着来找我！恨不得替我们学。凤凰城的老师则

喜欢说：注意这些部分大家下去多看几遍，不懂的，几个人商量商量。有几次我已经下定了决心，小腿都已经立了起来，就要站起来说：老师，您的声音再大一点好吗？或者，老师，您能把这道题的思路重复一遍吗？又或者，老师，您这节课先不讲那么多难题好吗？可是最终我还是没有，我想我的同学们提出这样的要求更合适。

自习课的时候，每天一位的班干部就坐在讲台上，绷着脸宣布：上自习！然后一直坐在讲台上一边学习，一边看自习课。如果有同学说话，他们会点名，很严肃很是一本正经的。

下课的时候，如果他们不宣布“下课了”，班里是没有人动的。他们宣布“下课”的时候也是绷着脸的，声音重而且硬，像小提琴的G弦，然后郑重地收拾讲台上的书，夹起来走下去。

可是已经打下课铃了！我皱着眉，别别扭扭地看着他们庄严地走下来：你说了算？

即便是下课的时候，崖儿和若心还是趴在桌子上学习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谁也不理——这个时候我觉得她们像一只小鸟儿，又像一个小鸟窝，小鸟窝被小鸟挠得乱七八糟。每次，仿佛是自己的学习计划完成了，她们才会做点别的。

我身边的同学有了问题也不是很喜欢向老师求教，大家习惯了“自己商量”，不愿意再依赖老师的指点。可是在这个阶段这种独立学习的方式使大家的效率很低，往往事倍功半。

有的时候我很疑惑，究竟是我太散漫了还是他们太苛刻了。可是在这样的课堂上，如此多形式的东西确实未必是严谨的体现。

新的历史课上，历史老师履行惯例，检查题目背诵。第一